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战争与和平<sub>下</sub>

Война и Мир

Neimengqu Renmin Chubanshe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战争与和平<sub>下</sub>

高 健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       |
|-------------|-------|
| 第 九 章 ..... | (469) |
|-------------|-------|

## 第四部

|             |       |
|-------------|-------|
| 第 十 章 ..... | (527) |
|-------------|-------|

## 第五部

|            |       |
|------------|-------|
| 第十一章 ..... | (637) |
|------------|-------|

|            |       |
|------------|-------|
| 第十二章 ..... | (720) |
|------------|-------|

|            |       |
|------------|-------|
| 第十三章 ..... | (760) |
|------------|-------|

## 第六部

|            |       |
|------------|-------|
| 第十四章 ..... | (795) |
|------------|-------|

|            |       |
|------------|-------|
| 第十五章 ..... | (829) |
|------------|-------|

|            |       |
|------------|-------|
| 第十六章 ..... | (874) |
|------------|-------|

|            |       |
|------------|-------|
| 第十七章 ..... | (917) |
|------------|-------|

## 第九章

西欧军队从一八一一年年终开始集结,加强装备。第二年,数百万的军队(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开始由西向东,向俄罗斯边境移动。同样,从一八一一年起,俄罗斯也在边境集结重兵。一八一二年六月二日,西欧军队超过了俄罗斯的边境,战争爆发了。这是一场违背伦理和人性的暴行,数百万人被卷入了战争,世界上所有的法庭也无法对这不可胜数的罪恶——欺诈、叛变、偷窃、纵火、抢劫、做伪、制造假币等等,进行记载与判决,而当时参与这些罪恶的人并不把这看作是犯罪。

这场不平常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原因又是什么呢?那些单纯而自信的历史学家只是一味地说,这是由于奥尔登堡公爵受到的屈辱、大陆体系的崩溃、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固执、外交家们的错误,等等。所以,似乎只要梅特涅·鲁绍采夫在接见和宴会时努力一点,把公文写得更婉转一些,或者拿破仑写信告诉亚历山大:“好兄弟,我愿意归还奥尔登堡公爵的公国。”那战争就不会爆发了。

无疑,这个事件在当时看来的确如此。自然在拿破仑看来,战争的原因是英国的阴谋(他在圣·爱伦那岛上是这样说的);而在英国国会议员看来,拿破仑的野心无疑是战争的根源;在奥尔登堡公爵看来,战争的原因当然是加在他身上的暴行;对商人们来说,欧洲大陆体系的崩溃是战争发生的原因;对于老兵和将军们来说,发动战争显然是为了不让他们失业;当时的正统主义者则认为应当恢复“好的原则”而当时的外交家们认为之所以发生这一切,显然是因为一八〇九年俄罗斯与奥地利结盟没能瞒过拿破仑以及一七八号文件措辞的拙劣。当然,除了这些,当时的人们认为正如有数不清的观点一样,还有许许多多的原因,这是很自然。而作为后人的我们认为,对于这个事件的全部过程和简单可怕的后果来说,这些原因是不完备的。就因为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固执、英国的阴谋和奥尔登堡公爵所受的屈辱而使数百万共同信仰基督的人们互相残杀、互相迫害,这个说法我们无法理解。我们也猜测不出这些事情与屠杀和暴行的本身有什么联系:为何那个公爵受到屈辱,成千上万的人们就从欧洲的另一端来屠戮和毁灭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人们,同时也被这些人杀掉呢?

对于我们这些并非史学家的后人来说,我们拥有清醒健全的思想,我们没有被研究的程序所蒙蔽。随着对战争原因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了更多的原因;在我们看来,这些个别的因素和整串的原因同样是成立的,可是与事件的总体相比

又显得无足轻重。从这方面说,这些原因又都是站不住脚的,同时这些原因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也无法导致事件的发生,因而这些原因显然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就拿拿破仑拒绝撤军到维斯拉和归还奥尔登堡来说,这和一个法军是否愿意服役同样都是战争爆发的原因;因为,可以设想如果一个法国军士拒绝服兵役,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一千个士兵和军官都拒绝服兵役,拿破仑的军队就会减员这么多,那么,战争也就不会爆发。

假如拿破仑不会因为被要求撤回维拉斯而恼火才发动进攻,战争就不会发生;同样,如果所有士兵都拒绝二次服役,战争也不会发生;如果不是英国的阴谋,如果不是奥尔登堡公爵,如果不是亚历山大感到屈辱,如果不是俄国的专制王权,如果不是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帝国独裁以及法国革命的一切诱因和条件,战争也同样不会发生。当然,这些因素只要少一个,也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所以,只有这无数个原因同时存在才导致了这个事实。因此,事件之所以要发生是因为它不得不发生,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惟一的原因。正如几个世纪以来,成群的人由东向西与同类自相残杀一样,数百万人丧失了理智和人性,从西向东来屠杀自己的同类。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某一句话似乎就能决定整个事件的发生与否,然而他们的行为是不能自主的,就如同每个通过抽签或招募而参战的普通士兵的行为一样。事实就是如此,没有所有的这些不可胜数的条件同时具备,即使只少一个,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意志也就无法得以实现,一切也就不会发生。各种各样繁多复杂的原因使这数百万掌握真正力量的人,也就是这些负责射击、运送给养和大炮的人不得不执行这个别人的意志,尽管这些人并没什么真正的力量。

我们不得不用历史的宿命论来解释这些不合理的事件,或者说,我们无法了解其合理性的事件。然而我们愈是力求理性地理解这些历史事件,我们就愈是觉得它们不合理和不可解。

每个人都是为他本人活着,他利用自由来达到目的,他可以凭着全部的感觉去做或不做某件事;然而他只要做了某件事,这一个在某个时间段内的行为就只属于历史了,无法挽回。他在历史的范畴中是不能自主的,而且是早就命中注定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兴趣越抽象就越自由的个体生活,二是必须遵守各种法则的基本的群体生活。

人是自觉地为自己而活着,然而又总是不自觉地充当一件达到人类历史目的的工具。任何的行为都是不可挽回的,而这种行为和同时产生的数以万计的行为连在一起,便具有了历史意义。一个在社会中地位越高的人,他对周围人群的影响就越大,他每个行为的注定性和必然性也就表现得越明显。

“国王的灵魂掌握在上帝手中。”

国王——历史的奴隶。

就是说,历史就是人类不自觉的群体生活,它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就是国王们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尽管,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更加自信自己能够决定他本国人民是否需要流血牺牲(正如亚历山大给他最后的一封信所说的),事实就在他自以为是依照自

己的意志行事的此时,他却被必然法则前所未有的紧密操纵着,强迫着他为群体或者是历史去完成那些必须完成的事。

正是由于无数偶然的因素聚集到一起,才导致了西方的人们到东方来疯狂地屠杀同类。对违反大陆制度的指责,奥尔登堡公爵的屈辱,对普鲁士的和平进军(这是拿破仑认为的),法国皇帝和人民对战争的热爱,以及随准备的排场而来的诱惑和对准备支出补偿的需要,还有他在德累斯顿接受的令人陶醉的典礼,还有当时本是诚心求和却伤了自尊的外交谈判,以及数不清的这样微不足道的原因与当时的另一些原因凑在一起,就产生了这场战争。

当一个苹果成熟后从树上落下来时,它为什么会落下来呢?是地球的引力?是它干枯的茎?是太阳的暴晒?是它太沉了?是风吹的?还是那个站在树下的小孩想吃苹果呢?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的实现是所有重要有机的基本的各种条件的偶然联系。认为苹果之所以落下是因为细胞组织衰退分解的植物学家和那个认为苹果落下是因为他想吃而祈祷的结果的树下的小孩一样都是正确的。说拿破仑去莫斯科是他愿意去,他的毁灭是由于亚历山大希望他毁灭,这就像说一座百万吨的被凿空的大山被最后一个工人一铁镐砸得崩塌一样,这二者同样无法判定正确与否。在历史上,所谓的大人物就像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的联系微乎其微,他们也就只是这些事件命名的标签而已。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所欲为。然而从历史意义来看,他们每时每刻都不是自主的。他们的所有行为都与历史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早就注定的了。

## 二

五月二十九日,拿破仑离开了德累斯顿。他在那里已经逗留了三个星期,亲王、公爵、国王,还有一个皇帝都围绕在他身边,好像是一个宫廷。拿破仑在启程之前对那些应该得到恩宠的亲王、国王和皇帝都表示了恩宠,也责骂了那些令他不满的国王和亲王。他把自己的珠宝以及从别的国王那里抢来的珠宝都赏赐给了奥国皇后,而且还温柔地拥抱了她。尽管他把玛丽亚·路易莎看作自己的妻子,可他留下的依然是伤心的别离生活;他在巴黎此刻已经有了妻室,也同样抛下了似乎不能忍受别离之苦的她。这些都是他们的历史学家所说的。

尽管外交家们依然坚信和平可能性的存在并为此而热情地斡旋,尽管拿破仑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称他为仁兄大人,并一再保证,他不愿发动战争,他永远爱他,尊敬他,可他还是到军队中去了。每到一个地方都发布新的命令,要军队加速东进。在侍从、司令官和卫兵的簇拥下,他坐着六匹马的四轮轿式旅行车,沿着通向波森、托伦、但泽和肯尼斯堡的大道向前行进。每到一个城市,他都受到了数以万计的人群狂热的欢迎。

军队不停地向东推进，刚更换的马车也载着他不停向东飞驰。六月十六日，他赶上了军队，他在维尔科维斯基森林中一座以波兰伯爵命名的庄园中休息了一晚，这是人们特意为他准备的行营。

次日，拿破仑便乘车穿过军队，抵达涅曼河畔。他换上波兰制服，站在河岸上，视察渡河的地点。

河的对面就是广阔的草原和一些哥萨克。草原的中央是像斯基夫斯基一样的 Moscoula Ville sainte，亚历山大·马其顿去过的那个国家的首都，拿破仑发出了进攻的命令，这件事是出乎意料的，不论从战略还是外交上考虑，都是事与愿违的。于是他的部队第二天开始渡过涅曼河。

十二日的清晨，他从位于涅曼河左岸陡崖上的帐篷中走出来。从望远镜中，他看到自己的军队形成一股洪流，从维尔科维斯基森林中奔涌而出，流向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士兵已经听说皇帝来了，都急切地搜寻着，当看到那个没带随从穿着常礼服、戴着帽子的人站在山上帐篷前时，他们热烈地高呼：“vive l'Empereur！”激动地向空中抛着帽子。于是，军队的洪流不断地涌出大森林，沿着浮桥涌向了对岸。

“嘿！皇帝来了，他亲自出马，莫斯科完蛋了。我们快走！真的……皇帝真的来了……啊！皇帝万岁！看，多美的亚细亚草原……但那个国家太讨厌了。波塞，再见了。在莫斯科，我要留个最好的宫殿，假若有一天，我被选上印度总督，我一定让你作克什米尔大臣……啊！看啊，那就是皇帝。我曾见过两次，那时他还是个小军士……还给老兵戴过十字勋章……万岁！”性格各异，来自不同阶层的士兵们交谈着，他们充满了对皇帝的狂热和忠诚，充满了对期待很久的征战开始的喜悦。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十三日，拿破仑骑上一匹为他准备的阿拉伯纯种马，奔向横架在涅曼河上的浮桥。狂热的欢呼声响彻两岸。拿破仑享受着这些欢呼，因为他知道人们是以此表达对他的爱戴；但这也给他带来了烦恼，如影随形的欢呼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思考那些让他担心的军事。转眼，他已经穿过浮桥，来到了对岸，转了个弯，向着科夫诺方向奔去。近卫猎骑兵在这种气氛下更是兴奋异常，他们飞驰着为他开道。很快，拿破仑奔到了宽广的维利亚河，在波兰枪骑兵团前停了下来。

同样的情景重复着：“皇帝万岁！”波兰人同样狂热地呼喊着，你拥我挤地想要一睹拿破仑的风采。拿破仑似乎没有听到这些狂热的呼声他只是仔细地观察着维利亚河。当走到一根圆木前，他下了马，坐了下来。他做了一个手势，立即有人送上一副望远镜。他把它支在一个满脸喜色的年轻侍从背上，认真地察看河对岸。接下来，他埋头看着摊在圆木间的地图，头也不抬地说了句什么，他的两个副官立刻向波兰枪骑兵驰去。当其中一个到达时，他们听到队伍里都在互相询问：“什么？他说什么？”

拿破仑的命令是要他们寻找一个过河的浅滩。波兰枪骑兵上校受宠若惊，红着脸，激动得语无伦次。那是一位相貌堂堂的老人，他请求他带领自己的枪骑兵直接泗水过河。他恳求着，仿佛一个渴望骑马的小孩，怕被拒绝，他期望能当着皇

帝的面游过河。副官婉转地说明皇帝不希望这样。

然而,话音刚落,老军官便高举军刀,两眼发亮,高呼着“万岁!”命令枪骑兵跟他走。他凶狠地用马刺刺了一下马,疾驰到河边。他打着马向河里走。但是马在退缩。他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奋力游向激深处。数百名枪骑兵尾随而至,接二连三地跳入又冷又可怕的河中央。队形乱了,他们从马上掉入水中,互相抓扯,混乱不堪。一部分马和人被水吞没了,剩下的仍向对岸奋力游去。不远处,大约仅有半俄里,就是一个渡口。然而,他们却视而不见,显然认为在拿破仑的注视下泗水过河,虽死犹荣。可悲的是,那个坐在圆木上的人甚至没看上他们一眼。副官回来了,找了个恰当的时机说明了情况,并提请他注意波兰人的忠心。这位穿着灰色常礼服的小个子——拿破仑这才站了起来,叫来贝尔蒂埃,与他一面散步,一面布置任务,时不时地看上一眼河里那混乱的局面。他讨厌这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对此,他早已确信,无论是非洲还是莫斯科维利亚草原,甚至世界的所有地方,只要他一出现都会使人们陷入忘我的狂热状态,使人吃惊。他唤来自己的马,回到了驻地。

在派去救助船的情况下,仍有四十几名枪骑兵淹死了。更可笑的是,大部分人都被水冲回到原处。他们的泗水过河只是一场白费力气的“忠诚”。然而,上校和几个人却奇迹般地游过了河,当他们困难地爬上岸,带着满身的水,就高呼:“万岁!”他们幸福地、骄傲地、神情激动地注视着那个拿破仑曾坐过的圆木。

这天晚上,拿破仑下了两道命令:一是火速将准备好伪造的俄罗斯纸币送来,以便尽快输入俄国;一是命令枪毙那个企图泄露法军情报的撒克逊人。接着,他又补发了一道命令,把那个游过维利亚河的波兰上校编入他自任团长的荣誉团,虽然他认为那种渡河方式是毫无必要的。

要想毁灭推,就一定先摧垮他的理智(法谚)。

### 三

俄罗斯皇帝已在维尔纳住了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在巡视和检阅军队大演习。虽然皇帝是专程从彼得堡来准备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但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没有丝毫的准备,甚至没有一个总体的行动计划。尽管提出了很多计划,但最终抉择时却让人犹豫。而皇帝的到来,使得选择变得更复杂和举棋不定。三支军队中各自有自己的总司令,却没有统帅三军的总指挥。皇帝也没权力肩负这一重任。

皇帝周围的那些人只一味地让皇帝快乐,让皇帝忘记面临的战争。这使得皇帝呆得越久,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的准备就越少。这是多么可怕啊!许多大型舞会和庆祝活动在波兰的贵族、大臣以及皇帝本人的主持下圆满地结束了。进入六月后,一位波兰侍从武官征得皇帝的同意打算以侍从武官的名义为皇帝

举办宴会和舞会。这个提议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人们纷纷筹集经费，并邀请了一位颇受皇帝青睐的女人来做女主持人。伯尼格森伯爵——一位维尔纳省的地主慷慨地提供自己位于郊外的别墅作为会场。于是，六月十三日，在伯尼格森伯爵的别墅扎克列特举行有舞会、宴会、划船赛和焰火晚会的大型庆祝活动的事就定了下来。

而就在同一天，拿破仑却发出了渡过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头部队击退哥萨克，很快越过俄罗斯边界，进入俄境。而这时，亚历山大，拿破仑的“仁兄大人”，正在欢度那个精心为他准备的舞会。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众多的美人汇集在一起，即使是内行们也说是多不见的。别祖霍娃伯爵夫人，一个具有典型的俄罗斯之美、随皇帝从彼得堡来的贵妇人，也参加了舞会。她赢得了女人们所谓的骄傲，她使所有的波兰夫人们都黯然失色，并荣幸地与皇帝跳了一曲。

参加舞会的还有那个把妻子扔在莫斯科却自称单身汉的鲍里期·德鲁别茨科伊。他不是侍从武官，但也为舞会捐了一大笔钱。他现在已经是一位富翁了，声名显赫，能够与那些高贵的人平起平坐：再也用不着寻求什么庇护了。

已经夜里十二点了，舞会仍在进行。海伦没有找到合适的舞伴，便邀请鲍里斯跳了一支玛祖尔卡舞。在选第三对舞伴时，鲍里斯一边漠然绝望着海伦那从绣金黑纱长裙中露出的美艳而丰满的肩，一边谈论着往日的熟人。但与此同时，他的眼神从没离开过皇帝，也许他自己也没注意到这一点。皇帝没有跳舞，只是站在门边，时而叫住一些跳舞的人，问他们说一些他所特有的亲切话语。

鲍里斯看到巴拉瑟夫，皇帝的亲信之一，在玛祖尔卡舞刚开始时走向皇帝，在正与波兰的一位贵妇人谈话的皇帝身边停下来，这是不符合宫廷规矩的。皇帝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明白可能有重要事情。他礼貌地向那位妇人点了下头，转向巴拉瑟夫。皇帝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在巴拉瑟夫一开口说话时。然后他急忙地拉着巴拉瑟夫的手，匆匆穿过大厅。人们自觉地为他们让出了一条约三俄丈宽的路来。鲍里斯还细心地看到，当皇帝和巴拉瑟夫经过时，阿拉克切耶夫脸上显出一种极不安的神情。他皱着眉，酒糟鼻子不时地发出呼啸声，从人群中奋力挤出来，希望皇帝会注意到他。这一举动使鲍里斯明白了，原来他不高兴巴拉瑟夫不经过他就直接把那个很重要的消息奏知皇帝，他在嫉妒他呢。

但是皇帝看都没看他一眼，挽着巴拉瑟夫的手穿过大厅走进了灯火辉煌的花园。可怜的阿拉克切耶夫把手搭在佩刀上，忿忿地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周围，跟着他们走了二十多步。鲍里斯则继续跳了几轮舞，他有些心不在焉，苦苦思索巴拉瑟夫带来了什么消息，为什么又会比别人先得到这消息。

终于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在该他挑舞伴的时候，他借口说他想请波托茨卡娅小姐跳一曲，这位小姐似乎去了阳台，而后他迅速溜出大厅，向花园跑去。忽然，他看到皇帝和巴拉瑟夫走向露台，就停了下来站了一会。这时皇帝和巴拉瑟夫一起走向门口。鲍里斯装着躲避不及，慌忙恭敬地紧靠门框低着头。皇帝情绪激动，似乎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说出那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不宣而战就进入俄罗斯！”

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留在我的国土上，我就决不讲和。”鲍里斯能够感觉到，皇帝说得很痛快，皇帝很满意自己的话，只是不满意被鲍里斯听到。

皇帝皱着眉补充了一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鲍里斯清楚这是对他说的，就知趣地闭上眼睛，低下头。皇帝再次进入大厅，又在舞会上呆了约半个钟头。

鲍里斯通过这种方式最先知道了法国军队渡过涅曼河的消息。他以此向一些要人炫耀自己的消息灵通，抬高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法军已渡过涅曼河的消息太让人意外了，它比人们原来的预期时间晚了一个月传来，而且是在舞会上传来。皇帝由于气愤和屈辱说出的那句话成了名言。皇帝自己也由于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他的感情而喜爱它。一从舞会回来，皇帝立刻召见了希什科夫秘书，显然那时才是凌晨两点钟，他吩咐给军队拟一道命令，并给萨尔特科夫大元帅下了一道手谕，并一再强调在命令中加上“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留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我就决不讲和”这句话。

翌日，他给拿破仑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皇帝仁兄大人！我清楚对陛下所负的义务，并且我从未改变。然而昨天我得悉贵军已越过了我国边境，我感到震惊。洛里斯东伯爵在说起这次进犯时，引用了通牒——那是从彼得堡送来的直到现在我才收到——自从库拉金公爵申请自己的护照时，陛下就认为我们彼此情有恶感。我万没想到我国大使申请护照竟为我国带来了战争。事实上，我并未授权他提出那个申请，这正像库拉金公爵声明的那样；相反，我一听说，就明确表示了我的不满，命令他依旧履行他的职务。我想这只是一个误会，陛下是不会因此让两国人民血流成河的。如果你同意撤军，我们仍是兄弟，我会忘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否则，我和我的军队会奋起反击。但是，陛下，您是有能力避免这场流血的（法语）。”

## 四

六月十六日夜里二点，皇帝对巴拉瑟夫读了自己写给拿破仑的信后，命令他亲手将此信送交法国皇帝，并再次重申他那句话：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留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他决不讲和。他一再命令巴拉瑟夫务必向拿破仑转达这句话。在给拿破仑的信中，皇帝没提这句话，那是因为他认为，在进行和谈的尝试中说那句话是有害无益的，不过他命令巴拉瑟夫一定要亲自向拿破仑转述这句话。

十三日夜里，只带一名号手和两名哥萨克的巴拉瑟夫出发了。天刚泛白，他们就到达了涅曼河对岸的雷孔特村——法军前哨阵地。他们刚一出现就被法军骑哨拦住了。

巴拉瑟夫听到一位身穿深红色制服、头戴毛茸茸帽子的骠骑兵军官喝令他站住。但他并没打算立即停下来，而是由着马继续沿着道路缓缓向前。

他听到军士悄声骂了一句，并皱起眉头，提马将他挡住，挥舞着军刀，粗暴地喝斥着自己——一位俄罗斯将军，问他是不是聋了。巴拉瑟夫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于是军士派出一名士兵去找长官。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巴拉瑟夫感到万分屈辱。那位长官竟然兀自与同事们谈话，不再理会他，甚至不再看一眼他这位俄罗斯将军。

想他巴拉瑟夫作为皇帝的亲信，享有万人之上的地位，处处受人尊敬，甚至三个小时前他还与皇帝谈过话。然而，现在身处自己的领土上，竟受到如此的怠慢，这不能不使他惊奇。

太阳刚刚从乌云中探出身来，空气中还透着湿润，非常清新。畜群已经被从村里赶到了大路上。受惊的麻雀叫着，一只接一只地从田野里冲向空中，就像泉水中的泡沫似的。

巴拉瑟夫一边等候着军官，一边打量着周围。而那些法国骠骑兵和他的手下也不时默默地注视着对方。

一位似乎刚刚睡醒的法国骠骑兵上校，骑着一匹神气壮实的大灰马，带着两位随从从村子里缓缓走来。不管是人还是马匹，都显出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情。

军队仍然保持着井然有序的军容，仿佛和平年代中等待检阅的时刻。但是那刻意修饰了的军服，士兵们脸上隐隐透出的兴奋，都在预示一场即将开始的激战。这便是战争之初了。

法国上校强压下打哈欠的念头，以保持礼貌。他似乎很了解巴拉瑟夫的心意，于是带着巴拉瑟夫穿过自己的队伍向散兵线后方而去，并且告诉他，他觐见皇帝的愿望也许即刻就能实现，因为他听说皇帝就住在附近。

路过了法国骠骑兵栓马的地方，穿过了雷孔特村，那儿的士兵们一边向自己的上司行礼，一边从眼角打量那俄国军人，最后他们到达了村子的另一头。上校告诉巴拉瑟夫，两公里以外就是师长的驻地，将由他负责接见巴拉瑟夫并带他去见皇帝。

阳光正盛，在青翠的草丛间跳跃。

他们经过了一家小酒店，行至店后的一座山前，刚要往上走，一队骑兵从山脚下向他们迎来。为首者骑着一匹精神的黑马。精致的马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戴着插羽毛的帽子，一头垂及肩膀的黑发，身上是一件鲜红的斗篷式的礼服，两条长腿像所有法国人骑马时那样向前伸出。他向巴拉瑟夫疾驰而来，帽上的羽毛、身上的衣袂，随风飘扬，衣饰上缀着宝石，闪烁不定。

这位骑马者与巴拉瑟夫仅两马之遥了，法国上校尤里涅尔低低地但仍不失尊敬地说了一声：“那不勒斯王。”这人浑身戴满了珠宝，手镯、项链、戒指无一不有，同时又有着一张演员般的庄重面孔。他就是那个被称为那不勒斯王的缪拉。其实缪拉并不是真正地统治着那不勒斯，可是人民这样称呼他，他也这样深以为是，故而越发持重并且摆出派头来。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不勒斯王了。就在离开那不勒斯的前夕，他带着妻子在城中散步，一些意大利人朝他喊：“国王万岁！”他略带忧伤地笑了，转头对着妻子：“可怜的人啊！他们不知道明天我就要和他们分离了！”

虽然他陶醉于作为那不勒斯王的美梦中，为他的臣民对他的离去流露的伤

感心有歉意,但当不久前他奉召回到军队,尤其在丹泽(OHISUT)见到拿破仑后,他那至高无上的小舅子告诉他:“我立你为王不是要你自主统治而是要按我的意思统治。”他便也欣然从命,重操起旧业来。他现在的情形就像一匹套在车轭中的马,刚刚长了点肉却也不太壮,被装点得极尽华丽,兴高采烈地奔跑于波兰大道上,虽然他自己不知道去向何处和为什么而去。

刚和俄罗斯将军照面,他的君王架势立即展现开来,将他长满垂肩黑发的头颅高抬起,询问似地看向法国上校。上校立刻以一种庄重而恭敬的语调向这位陛下转陈巴拉瑟夫的来意,但说到巴拉瑟夫的姓氏时他踌躇了。

“巴拉瑟夫!”国王高声道,迅速地结束了上校的尴尬,“很荣幸认识你,将军。”他又用君王特有的宽宏气度补充了一句。国王一旦大声说话并说得挺快的时候,他那副故意摆出的严肃面孔便消失无存,代之以他天生的热情温和的语调。他甚至用自己的手抚摸巴拉瑟夫坐骑的鬃毛。

“局势如何,将军,似乎要爆发战争了。”他说,似乎对自己难以剖析战局心有不甘。

“Sire,”巴拉瑟夫回答,“陛下,想必您知道,我们的皇帝并不希望打仗。”巴拉瑟夫不断地使用‘陛下’这个词,这对于那位被称呼者看来是挺新鲜的。然而事实上过于频繁地用它却有些矫揉造作之嫌了。

不过巴拉瑟夫这样说话,使缪拉有些飘飘然,甚至脸上也现出愚蠢的得意之情。但为王者必须尽其义务,想到他作为国君和盟友的身份,他感到应该和这位俄国来的使臣谈些军机大事了,于是他跨下马背,上前亲热地挽起巴拉瑟夫的手臂,和他的侍从们隔开一段距离,缓缓地踱着步,同时竭力找些有意义的话来谈。在说到俄国提出法军从普鲁士撤军的要求时,他说拿破仑皇帝以此为辱,尤其俄国又将这个要求公诸于世,更是有损法国的尊严。巴拉瑟夫说:“我们并且……”

缪拉接口说:“这么看来,亚历山大皇帝并不曾参与此事了?”他问道,脸上是一贯温和而带点傻气的笑容。

巴拉瑟夫开始说一些话,以证明是拿破仑挑起了这场战争。“啊,亲爱的将军(法语),”缪拉再一次打断他的话,“我是极不赞成战争的,很希望两国能达成和解。”他说话的语气似乎是站在圈外看到他们的主人在争吵,但仆人之间却愿意友好的。尔后,他问了一些大致诸如健康之类的问题,重温了他们一起在那不勒斯度过的快乐时光。不过很快,他像是明白了自己应该显示出国王的尊严,于是郑重其事地挺了挺身子,拿出一副皇帝加冕似的架式,挥了挥右手说:“我告辞了,将军,希望你一切如愿。”于是,他像来时一样,带着满身闪烁的珠宝,任由他那漂亮的羽毛和红斗篷飘扬着,走向那群恭候他的随从。

巴拉瑟夫纵马向前走,他知道,凭缪拉的话推断,他很快就能见到拿破仑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又进入一个村子时,他像上次一样被粗鲁地拦住,又被一个军长副官带去村里见达乌元帅。

## 五

达乌是阿拉克切耶夫类型的人，他不怕死，却以残酷来表现自己对主人的忠诚。这种人之所以能够存在，并能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国家机构中需要这类人，就好像大自然中除了羊、鹿这些善良美好的东西外，还需要豺狼一样。虽然这似乎听起来有些不近情理，但只有这样才能面对一个拉扯掷弹兵的胡子，神经质的，面对危险惊慌失措，没有教养，残酷，又非近臣的阿拉克切耶夫能在亚历山大——性格温和，犹如骑士一样品格高尚的皇帝手下掌握如此大的权力而不感到惊讶。

达乌元帅在一间农民的棚屋里会见了巴拉瑟夫。棚屋阴暗、肮脏、设施简陋。他不是不能找到更好的住所，而是不愿意。他乐于处在最阴暗的角落。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他可以成为更阴森的人，因此他总是辛勤地忙碌地工作。

当巴拉瑟夫被带进来时，他正坐在木桶上埋头查账，身边站着一个副官。他脸上呈现出那种表情，似乎在对人说：“看吧，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对幸福还有什么奢望！”他的喜好就是把全部的精力投入不断的工作中。当他看到巴拉瑟夫时，却更专心于自己的工作，仅仅是从眼镜后面扫了这位俄国将军一眼。巴拉瑟夫还沉浸在早上与缪拉谈话的快乐中。那个美好的早上使他满脸洋溢着生气。而达乌却动也没动，更别提站起来，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脸上还浮现出一个恶毒的冷笑。

巴拉瑟夫受到如此的冷遇，早上的喜悦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达乌似乎看出了他的不快，终于抬起头来，问他要干什么。达乌的声音仍是冷冰冰的。巴拉瑟夫努力为自己找一个理由，他想大概他们不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的亲信，是派来面见拿破仑的使者，所以受到这样的待遇。他赶忙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然而，达乌却变本加厉，更明显地表现出冷淡和不礼貌。他又想错了。达乌冷冷地说：“把公文交给我。我将转呈皇帝。”

巴拉瑟夫不希望这样的结果，他一再强调奉命要亲自交给拿破仑。

然而，达乌不理睬他的话，强硬地说：“你们皇帝的命令在这里是没有义务被执行的。在这里您只能按我们的命令办。”

达乌看到巴拉瑟夫仍固执己见，就派出副官去找值班军官。这一招给了巴拉瑟夫很大的压力。

巴拉瑟夫不情愿地交出装有皇帝信件的公文包，放在一扇上面还留有门环的门板上。达乌取出公文，看着上面的字。

巴拉瑟夫极力想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无力地强调着：“您有权选择怎样对待我，但我想提醒您，我是皇帝陛下的高级侍从武官……”

然而，他的话没能再说下去就被达乌那默默的但很冷淡的一瞥所打断。

达乌饶有兴致地品味着巴拉瑟夫的激动不安和自己的满足。

“您会得到您所要求的尊重。”达乌扔下这样一句话后，揣上公文包，走了出去。

达乌的副官德·嘎斯特列一分钟后进来，他领巴拉瑟夫去了为他准备的住处。

而招待巴拉瑟夫的“宴会”是在达乌的那间棚屋举行的，餐桌自然是那张架在木桶上的门板。

次日一大早，巴拉瑟夫再度被达乌请到了棚屋。他被郑重告诫：留在这里等待与行李车同行；未经许可，除德·嘎斯特列先生外，不准与任何人讲话。

等待，足足持续了四天；四天里，孤独、寂寞、受人支配、卑微的感觉包围了他。过去那种在声势显赫的圈子里的生活像梦一样。巴拉瑟夫自己也在怀疑是不是在做梦，或许第二天早上醒来，一切又如以前了。他坐着行李车和法军走了几站路后，那种被轻视、受支配的感觉更强烈了。最终，他被送到了那个四天前他走出的城市——维尔纳。

接下来的一天，巴拉瑟夫完全摆脱了被轻视的感觉。这一天，拿破仑的高级侍从杜伦伯爵来见他，并向他转达了皇帝将召见他的命令。

拿破仑在维尔纳的一座宅邸里接见了巴拉瑟夫。就在这座宅邸，巴拉瑟夫曾受亚历山大派遣出使别处；这座宅邸，巴拉瑟夫四天前还被领进过，那时门外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岗哨，而现在却今非昔比，两名身着敞襟蓝制服、头戴毛茸茸的皮帽的掷弹兵分立在门外。台阶前围绕着拿破仑的坐骑和他的马，木留克兵鲁斯坦的周围有一队骠骑兵和枪骑兵。他们在恭候拿破仑出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群衣着华美的侍从武官、少年侍从和将军们。

## 六

巴拉瑟夫对于宫廷宏伟隆重的场面早已熟视无睹了，但拿破仑行宫的豪华还是令他大吃一惊。

巴拉瑟夫被领进一间宽敞的接待室。许多将军、宫廷高级侍从和波兰大富豪早已在那里等候了。他们中很多人巴拉瑟夫曾在俄罗斯皇帝的宫廷里见过。久罗克带来了消息，说拿破仑将在散步前接见他。

巴拉瑟夫等了几分钟后，值班侍从官进来请他随他走。

侍从官将巴拉瑟夫领进了一间较小的接待室。那里有扇门可通向书房，就在这个书房里亚历山大向巴拉瑟夫赋予了使臣的职责。约两分钟以后，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书房门被打开了。短暂的寂静后书房里又传来一阵稳健而有节奏的脚步声，是拿破仑的。皇帝身着蓝制服，里面的白背心露出下摆，服贴地裹在他的圆肚上，一条白鹿皮裤被他结实的双腿绷得紧紧的，脚上是一双长筒靴。一身

骑士装束。可以看出他的短发刚刚经过梳理，在宽阔的额头中间还残留了一绺因疏忽而独自垂下的头发。他的脖颈很胖，半露在黑色制服的领子里，身上洒了香水。他的下颔棱角分明，仍然很年轻的脸上带着亲切而威严的神情，那是皇帝接见臣民时惯有的表情。

拿破仑的心情不错，每走一步都极快地颠一下，他微抬着下颔，使他的头看起来有点向后仰。他肩膀宽厚，身材矮胖，挺胸腆肚，在前面形成一道曲线。

他像所有保养得很好的四十岁的中年人那样具有优雅、威严的神态。

巴拉瑟夫连忙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拿破仑点了一下头作为回答，来到巴拉瑟夫的跟前，随即就说了起来。他那么急于说话，似乎他的每一分钟都是用黄金铸成的。他不打腹稿，他自信他知道他要说什么并会说得很好。“您好！将军！”他用那双大眼睛看了一下巴拉瑟夫的脸，“您带来的亚历山大皇帝的信，我已经读了。很高兴在此见到您。”拿破仑说完这些话后，目光就移开了。

巴拉瑟夫明显地感到他对他不感兴趣。在巴拉瑟夫看来，拿破仑只专注于自己所想的，外界的一切对他都毫无意义，因为他确信世界上的一切都要听命于他的意志。

拿破仑简单明了地叙述了一下对俄罗斯政府不满意的理由，接着他强调自己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愿意引起战争。他说：“是人们迫使我使用武力。但直到现在，对，直到现在，”他重复道，“我还很愿意听你们能够给我的解释。”

巴拉瑟夫从拿破仑讲话时的亲切、友好的态度中确信法国皇帝也是渴望和平，希望并愿意进行谈判的。

“陛下！”巴拉瑟夫在拿破仑结束讲话后开始说自己在心里反反复说过上百遍的话。他看到拿破仑在注视自己，目光中带着询问，这使他感到发慌。拿破仑脸上挂着笑，开始盯着巴拉瑟夫的制服和军刀，似乎对他说：“定定神。”巴拉瑟夫的心平静了下来，开始讲话了。他说，亚历山大皇帝认为库拉金申请护照一事构不成引起战争的因素。库拉金的行为是未经皇帝同意的。亚历山大皇帝不希望看到战争，这和英国也没有什么关系。

突然，拿破仑插上一句“还没有”，他皱着眉，似乎在摆脱自己感情的左右。

他点了点头，示意巴拉瑟夫继续说下去。

巴拉瑟夫说完他奉命说的话后松了口气，接着他重申严厉山大皇帝对和平的希望，希望通过谈判避免战争，但有一个条件，即……他讲到这里时犹豫了，那句亚历山大皇帝一再要求写进给萨尔特科夫的圣谕的话，在给拿破仑的信里没有提到，却再三强调一定要向拿破仑转述。巴拉瑟夫清楚地记得这句话：“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还留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我就绝不讲和。”这句话时时在他的耳边响起，而此时，他却不知怎样说出来。一种混杂着恐惧的复杂感觉抓住了他。他想说，却开不了口，他再次迟疑了，沉吟了片刻说：“条件是法国军队必须要撤回涅曼河对岸去。”

拿破仑看出巴拉瑟夫在说最后一句话时，心情是慌乱不安的。他知道他隐瞒了一些东西，他估计问题是严重的。他抽搐了一下，左腿肚开始有节奏地抖动。拿破仑屹立在原地，说话的声音比先前更高更急，显示出他内心的激动。巴拉瑟夫

一面听着，一面不时垂下眼睛，偷瞧拿破仑左腿肚的颤抖。

他惊奇地发现，拿破仑的声调越高，腿抖得越厉害。

拿破仑高声说：“我与亚历山大皇帝一样渴望和平。十八个月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平。为了谈判，我已经等了十八个月。您还想让我怎么样？”他紧皱着眉头说，白胖的小手做出有力的手势来表达他的疑问。

“陛下，把您的军队撤退到涅曼河的对岸。”巴拉瑟夫说。

“涅曼河。现在您是希望撤过涅曼河，仅仅是涅曼河？”拿破仑说着，看了巴拉瑟夫一眼。巴拉瑟夫赶紧恭敬地低下头。

拿破仑想到四个月前还要求自己撤出波美拉尼亚，而此时只要求撤过涅曼河，于是猛然转过身，在房间里开始踱来踱去。

“先生，同样为了谈判，您要求我退过涅曼河，可两个月前您还要求我撤过奥德河和维斯纳河。”

他一直沉默着，从房间的一端踱到另一端，然后就停在巴拉瑟夫的对面。他仿佛是一尊雕像，神色严峻，左腿也抖得更厉害了。拿破仑了解自己左腿的这种颤抖，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的左腿颤抖是一个伟大的征兆。

“撤过奥德河和维斯纳河这些建议，可以向巴登斯基亲王这些人，不要向我提这些建议。”拿破仑出乎意料地几乎是喊了出来，“我决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即使你们把彼得堡和莫斯科献给我。难道是我挑起战争的？不是我，是亚历山大皇帝先到他的部队中去的。我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的费用，而你们也发觉了你们与英国结盟对你们的不利，这时你们才要求与我谈判！那当初你们为什么和英国结盟？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他急促地说着。显然，他谈话的主题已经转移了。他只是不停地表明自己的有理和自己的强大，以及亚历山大的错误和无理，而不再谈及和平的好处和可能性。

他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在表明他占着有利的形势，同时也表明，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和谈。可是他这一开口，就越来越偏离自己的本意了。

接下来的话无非是抬高自己，侮辱亚历山大。这是他接见之初最不愿做的事，然而他却做了。

“听说，你们和土耳其讲和了？”

巴拉瑟夫点点头，表示肯定。

“签订了和约……”他刚开口就被拿破仑打断了。就像骄纵惯了的人常有的那样，他看来也只想一个人大发议论，抑制不住的暴躁使他滔滔不绝地说个不休。

“不错，我知道，你们并没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省，就和土耳其签订了和约。如同我把芬兰给你们皇帝一样，我也可以把这两个地方给他。的确，我也曾许诺把这两个省给亚历山大皇帝，可现在是不可能的了。本来他能像叶卡捷琳娜大帝一样，仅一个朝代，他就可以把俄罗斯从波的尼亚湾扩大到多瑙河口，如果他把这两个省并入他的帝国的版图的话。”拿破仑越说越激动，他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着，又把他在基尔西特亲口对亚历山大说的话几乎是一字不变地对巴拉瑟夫又重复了一遍，“他本来可以凭友谊获得一切。啊！多么美好的时

代，多么美好的时代！”他不停地重复着，然后停下来，掏出衣袋里的金质的鼻烟壶，猛吸了几下。

“亚历山大王朝本来可以是多么美好的朝代！”

他深表遗憾地看了一眼巴拉瑟夫。巴拉瑟夫刚想说些什么，可又被他很快地打断了。

“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难道他还能得到在我的友谊中所得不到的东西吗？”拿破仑不解地耸耸肩，说，“那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身边围满我的敌人是最好的。看看那些都是什么货色？”他接着说，“他召集到身边的都是施泰因、阿姆菲尔德、贝尼格森、温岑格罗德这些人。施泰因是一个被驱逐的卖国贼，阿姆菲尔德是一个流氓和阴谋家，温岑格罗德只是一个流亡的法国人；相比之下，只有贝尼格森更像一个军人，然而也是无用的草包。他在一八〇七年没能做过什么，他只能引起亚历山大皇帝心中可怕的回忆……我们就是假设他们还是很能干的，能为我们服务。”拿破仑接着说，他的话赶不上他那不断涌上心头来表明他正义和力量的思想，“然而他们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时期。听说这些人中，巴尔克雷是最能干的，可是从他开始的行动中看不出来这一点。普弗里只会不断地提建议，阿姆菲尔德只会喋喋不休地争吵，贝尼格森只是一个劲地观望，巴尔克雷只能奉命执行却毫无主见。时间就这样被他们白白地浪费了。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这些大臣干的都是些什么啊！只有巴格拉季翁是个军人，尽管他很愚蠢，可是他有经验，有眼光，有决心……在这样一群无能之辈中，您这位年轻的皇帝又能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们只是拖累他，败坏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皇帝只有作为一个军人才应加入军队。”他说，显然这是针对亚历山大皇帝的，因为拿破仑知道亚历山大非常渴望成为一个军事统帅。

“战争开始不过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而你们连维尔纳都没有守住，你们被分割成两半，你们还被赶出了波兰的各个地方，而且你们的军队也怨声载道。”

“不，陛下，恰恰相反，”巴拉瑟夫说，他几乎想不起他所听到的话，只是苦苦地想着一些漂亮的言辞，“我们的军队热情高涨。”

“我全都知道，”拿破仑又打断了他的话，“我都知道，我就像了解自己的军队一样了解你们队伍的人数，你们的人数不过二十万，可我却有三倍的数目。说句老实话，”拿破仑说道，忘记了这种老实话是毫无意义的，“我对你实说，我在维斯杜拉河这里有五十三万人的军队。土耳其人一点用也没有，更不可能给你们什么帮助，他们愿意同你们讲和就说明了这一点。瑞典人他们命中注定要被一个疯子统治，他们曾经的国王是一个疯子，他们就换了伯尔纳多特为王，不久，他也疯了。因此只有像瑞典人这样的疯子才会和俄罗斯结盟。”拿破仑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又举起了他的鼻烟壶。

巴拉瑟夫很想说话，他知道怎样回答拿破仑的每一句话，然而他每次要说话却总被拿破仑打断。比如说瑞典人的疯狂，巴拉瑟夫想说，在俄罗斯支持它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孤岛；可拿破仑的一声怒吼就淹没了他的声音。此时拿破仑已经陷入了一种亢奋状态，为了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必须不停地说。巴拉瑟夫开始有